

濂

溪

志

濂溪志卷之四

古今題詠

頌

重修濂溪書院三君頌萬曆四年 胡直

方余尋元公樓田舊址屬州大夫羅君祠之退伏念
今凶食君子續續多便文自營有能覈簿牒嚴期約
不竄事者十不一二矣有能急隱瘼剔蠹羨不竄民
者百不一二矣有能崇學術篤風教不竄士者千不
一二矣余雖云然疇克如茶指廼不知州大夫果遂
營廟宇一區既 覲行永即理官崔君某攝慨然作

新會領 巡撫趙公檄乃獲大構讀具余所撰家廟
碑中二君又置近田若干畝界公家孫博士忍道世
守供祀崔君又刻公集邵齋中皆出余畫外先是永
明邑令何君念永明去道州故里最邇已請廢寺崇
構仰濂書院配用二程先生存國故以興邦人意劬
劬殷笑趙公已自為文載碑余故不詳著趙公又檄
何君更脩道州城內舊廟亦大壯固咸別有述要此
三君者非篤意風教有味乎元公學術者其烏能成
世求之千不一二而環百里中遽有其二可不謂幸
事快觀哉情上君以書抵余曰崔君名惟植字應德

享年五十七君爲氣義以名節自礪擲守李初平最
知君既薦之又調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
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
是能莖舉上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
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
昌時得疫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
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
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瀟溪書堂每從
客爲子言可上可下古人無所必求豈爲學將有以
設施可譚於斯民者必不齊足止未晚也此瀟溪者

異時與子封從於其上歌頌其美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充善哉各埋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教十篇詩十卷今燕千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印中參之女育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憲皆補太廟齋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寔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謫謫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
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齊榜進
士弟嘗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
縣大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圖閣學士
鄭公珣奏試將作監生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
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
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
之部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
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

先生獨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感悟囚
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
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
喜曰是能辦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
以污善政為耻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
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
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
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
來為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

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
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為廣
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
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
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該施措置
未及盡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
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
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
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燾
皆太廟齊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顥願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子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柳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頥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踰為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

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揆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遠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求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

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歆與民訟得情而不
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濶溪之名
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
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憚及惇嫠陋於希
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
配茂叔以求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諸儒議論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樂於
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婢妾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明道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
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

又曰茂叔認前章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顛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
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
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乃知果未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
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
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

世川作明道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
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又曰荀子言禮心莫善於誠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
伯淳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東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
庭公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
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
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
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
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
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有廬阜力不能

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閔在目中也
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
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曰茂叔聞道甚早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
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
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
也

又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下屬至宋受命
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
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
遂橫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接明
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
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
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
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

則此圖當為先生書肯不疑也。濬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正為種穆之學者。此轉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

此圖哉是以切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
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皆未嘗見此
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
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
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
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
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
是書者所宜知也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
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

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又曰太極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為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昧於斯也

又曰熹既為太極圖說嘗錄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盡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入微周子蓋不得已

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
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嘿
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
勝言者觀其荅張閩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
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
不若且只道欵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
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
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
者也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出
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寔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

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濂溪圖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占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併升

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又曰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着力即自然有箇省力處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物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

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夫端與朋友共識焉

又曰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適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滾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為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

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
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
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
一陰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
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來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又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早則割裂而
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手事物
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手私意小知之為豈不可歎

哉惟先生生乎予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二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全體無手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改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闡揚墨

惟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
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
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
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
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然服膺有年矣
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
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
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治也則
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
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

窮矣。默齋游氏曰：易有太極。漢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義易與昔益著，或謂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勉齋黃氏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箝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

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
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
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
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
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
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
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
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

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一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求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群聖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接乎洙泗濂洛之淵

源者也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
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
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
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
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氓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
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
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
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
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山陽度氏曰或謂先生之學出於陳搏搏傳種放傳穆修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為龍圖記蓋唐末五代偶儻之體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太傅相類蓋非為此圖者不能為此說非為此說者不能為此圖義理渾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為之說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為得之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莊列之言無窮

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為義先生之言
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今以其字之同而
不察其旨之異可乎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
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避寇文恭於廬
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
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為宗文恭立朝
論堯遷闕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商丘為
宋宋火德大夏為井井為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
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
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

皆悟道。渠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簣。為非禮。必易之。而後卒。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人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出於此二人。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萇弘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

西山真氏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不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

以刻滅彞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
絕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
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
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
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而刻滅彞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朦瞶
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
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
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

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
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
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
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廓百氏之支離
也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
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
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又曰無極即是無形
太極即是有理會雖多為之辭無以易此言矣

葉水心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

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
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
一於惡也知陽陰之為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
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折之二程親得
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
矣

歷代褒崇

褒綸

宋謚元公

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先生謚曰元先是嘉文
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上疏曰臣猥以晚學誤
被東注擢司詳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庶攝漕輓職
分所係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囚雅國朝
盛時先正鉅公多在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
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王大

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勸
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竊見故虞部郎
中周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
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
風所漸迄今未氓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
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為退復惟念
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
衰孔孟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六主支離泮渙
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異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
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驚於權謀

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陟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順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特

拘命秩未舉節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請于朝
先爵程顥兄弟使辯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
道間大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
學皆不果行如周願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
者安國掞之未及以為言則充為闕典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
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願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
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
棠之思故出位僂言冒昧及此臣之罪大矣惟陛下
裁幸疏上朝廷下禮官討論了翁再疏曰臣聞謚者

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
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
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
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雅蔡卞鄭居中而謚文
正鄧洵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
而謚文忠陸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
謚定簡江伯彥而謚定忠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
於行而章畫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何可勝數而舉
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訛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
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

載及一特大徒高第共育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
矣世之相後不為近表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亦不
以為闕也臣自前歲詔被東擢攝丞漕寄遂因職分
所閱輒為周願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
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試之學實宗周鼎及程顥程
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
荷聖明亟壅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
專以程顥允第為請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
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心也而二
干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濫議

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
用諸周程之節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
稽諸謚法亦誠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
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濶謚也臣
愚歆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
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其於崇化善俗之
道無有急於此者臣出位攸分荐瀆聖聰伏俟斧鑕
之誅疏上上命禮部太常寺同共擬定承議郎太常
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為乾德
之首存春秋為始年之法天下之理未嘗無其初

也古者大道脩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
不幸而渙散殫殫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
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
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
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緇以迄
五季之陋幾於盡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烏變後
先其間道亦不為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
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
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于萬物之表而其
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

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
如是可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見中正仁義
之本如是可識神物動靜之別聖曰廣大高深究
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
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
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
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搏搏老子之學也烏能統
盟斯道要知先生所得之旨不俟師傅正由知素神
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緝寒愛庭草
之爨羶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未是果何味

而獨需濟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
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狃守者不淪於滯固
私意小智何所容哉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
一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其功用豈
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
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雜于註釋之詳或
嚴于問對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太光明於特矣謹按
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
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
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瀛溪始

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為說曰善談各理宜

不免于後人之誚也格具官博士職當議謚茲復妄

論先生抽閑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謂無愧於心若

夫繪畫摹寫以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

既送吏部朝奉郎單詈監考功郎中樓觀復議曰理

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開端於孔門洙泗

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

之議論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願一濬其源

而洗之混混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

一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上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

一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于此者
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生之於
理學晦而明之望而通之亦可謂之元乎及觀河汾
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
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
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
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

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於是賜謚曰元

追封汝南伯從祀廟庭詔

嘉祐元年春正月詔追封先生為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先是慶元中著作卽李道傳請以先生及二程張朱四先生從祀未行至是乃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一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

又河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中庸論孟之
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
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
示崇獎之意

勅賜道源書院額

寶祐五年十月二十日勅南安軍以周程書院改賜
道源書院為額先是寶祐三年知軍事吳革備軍學
教授趙希哲狀上請畧曰恭惟天祐國家篤生濂洛
關千古不傳之秘為萬世斯文之宗家誦其書人祠
其象故九江以濂溪曾寓於此而濂溪書院立焉隆

與以濂溪曾宰於此而宗濂書院立焉至如吉之廬

陵止以程太中公曾尉于此而鷺洲書院又立焉凡

數書院皆蒙勅額例拜宸翰天下學者咸謂周程之

道周流廣大如此豈知流派固通天下而淵源實始

南安自慶曆四年元公以部使者辟本軍司理六年

虔州興國令程公珣攝倅本軍知元公非常人令二

子師之二子即純公正公也南安之人至今每自負

曰吾州雖小大先生父子兄弟師友傳授斯道實

始於此觀此則本軍又非他郡比矣今九江隆興廬

一陵皆賜勅額而本軍書院尚未蒙賜幾於沿流而不

一知邇其源土心勃鬱誠願朝廷照例賜之旌寵特以
道源書院四字為額上以彰公朝尊道源之所自出
下以勵後學廣道化之所自行其於世連實非小補
至是知軍事鄔廷堅又狀請之謂南安一郡德星會
聚二賢相逢啓闢道源親相授受闡千聖數千年不
傳之秘發後學千萬世大明之端而所創書院未被
雲漢昭回之光士民顛顛望賜已久洪惟聖朝恢張
文治自上辟雍崇化之宮下至諸賢讀書之室例拜
奎畫金壁輝煌而况道學根源之地亦何惜聖恩而
不使之昭明於天下哉奏上勅賜如其請廷堅為表

以謝曰臣廷堅言奉勅改賜周程書院為道源書院
臣即時遵奉施行者伏以昭明理學遵聖朝家法之
源流褒表儒官示天下士心之標準俞音誕布善類
交歡臣廷堅惶懼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沐浴而降
正統浸微濂洛之間真儒輩出莫大乎北面尊師之
禮首行於南安弼教之堂自吟風弄月以詠歸得其
傳矣至玄雪坐春而請益撥而充之敬祠宇以奉安
儼德儀而如在諸生雲集一境風移荷九重賜號以
渙恩俾百世因名而求實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心融太極道體純乾玩明通公傳之辭踐真

履實守視聽言動之誠倚衡察前備三賢授受以開
端以四字發揚而疏龍臣敢不仰承綸綍俯勵佩衿
欽慕前脩歸魚躍鳥飛之造更祈全英頒鸞翔鳳者
之書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
以聞

賜御書道源書院額

景定四年御書道源書院四大字賜南安軍從守臣
饒應龍之請也應龍上表謝曰臣吾稽載錄慶曆四
年元公周頤為南安理掾適太中大夫程珣攝通守
事一見異之遺子純公顯正公頤受學焉傳道之源

實肇於此乾道乙酉教官臣郭見義設詞於三先生

肄業之地嘉定已邠守臣劉強學改闢于學宮之東

而書院之名未立也淳祐壬寅漕臣江萬里始置守

臣林壽公創置書院而勅額未頒也寶祐乙邠以守

臣吳華有請賜今額而奎畫猶未覩也亟以菲才繼

守此邠竊惟天下講學之地如紫陽如白鹿如鷺洲

如稽山如達康之明道鄂渚之南陽江陵之公安俱

蒙宸翰褒表南安為道學發源之地乃獨闕典可乎

輒因士民之情頓首以聞適際丞相以道主張於

廟堂之上侍御臣堯道贊決於禮廈之間乃景定癸

交七月既望恭序聖恩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字仙毫
絢綵燁乎光風霽月之清明天墨流香灑然其露祥
雲之霑潤儒宮改觀吾道生輝臣謹率僚屬士民東
望百拜對揚休命迺闢高闕是崇是揭迺新傑閣以
寶以藏冠帶集舞林脊慶曰我生何幸得置身於
先賢過化之邦復拭目乎聖君風厲之筆其為道德
之歸有日矣下慨念木鐸絕響千有餘歲至我宋始
有周程三君子出焉春陵洛水相望凡幾千里橫浦
之遇乃若合符元公特猶年少人莫知者太中乃獨
有孟僖子之識命二子以仲尼之事卒為濂洛之真

儒繼洙泗之絕學人乎天邪臣又念三先生之講學

于此邦三尺童子皆知景慕乃越百二十餘年而後

有祠又七八年而後書院始創又十三年而後勅額

始頒又八年而雲章下賁褒崇之典至今日而始備

人乎天耶天之福此邦者若此其厚君之念此邦者

若此其勤則作於斯者蓋曰一命以上皆可行志毋

徒玩愒而坐糜廩祿也學於斯者亦曰仲尼顏子所

樂何事毋徒弄筆墨以徼利達庶乎無負於天無負

於君詩云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臣敢以此歸美於吾

君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臣敢與同志者自勉以報吾

君作人之造云是歲十一月初高朝奉即權知南安
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臣饒應龍上表又表曰臣應
龍言伏蒙聖恩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大字賜本軍臣
謹率闔郡官僚同諸生迎奉望闕謝恩昭揭書院者
天筆渙頒表道源之自出儒宮壯觀作士氣之維新
恩被止我春生庭草臣惶惶懼懼頓首頓首臣竊以
孔孟往而微言絕歷千餘載以無聞周程生而正學
明為五百年之名世雖濂溪洛水同出斯脉然江西
黃浦實開其源觀當時師友之適逢信此地傑靈之
非偶一圖手授闡極太極之真六畫心傳發先天

後天之秘文風肇始流派至今遺書皆口誦以家藏
故老尚耳濡而日染又創書堂而教育方祈宸翰以
表章鳳翥鸞翔自九天而來下爲飛魚躍慶千古之
幸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盛德日新多能天縱行而王行帝心正身
脩作之君作之師俗移化美輒輟萬機之暇特頒四
字之書備八体之端嚴聳群瞻之鼓舞臣敢不嘉與
青佩期副洪恩如海博如淵泉驗川流之不息其追
琢其金玉仰雲漢之喬章臣無任瞻天望聖懇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賜九江書院額

賜御書道州濂溪書院額

景定四年二月日御賜道州濂溪書院額先是道州守臣湯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于朝上御書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賜之允恭立表謝伏以星奎啓運洪儒傑出於瀟源雲漢為章綠字煥新於鬢宇鸞迴鳳翥魚躍鳶飛正恭惟我宋之右文乃有臣願之倡道接孔孟之丕緒闡圖書之正宗曉是春陵實其鄉國田園數畝元豐之書契尚存林壑一丘

治平之題墨猶在兗道郡得名之非偶而濂溪為保
以至今臣曩職采芹茲叨分竹念書塾之興凡歷幾
載荷御扁之賜獨一九江顧惟父母之邦未沐 帝
王之寵闕然鉅典鬱若輿情不量遠地之微臣妄覲
上天之妙筆奏函朝上宸翰夕頒昭回六字之晶芒
鼓舞一方之衿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緝熙聖學表章儒先襲前朝之美謚曰元昔
舉易名之典屈一天子之尊臨于學肇開通祀之儀
煥乎麗藻之文賁此維桑之里臣祇承義畫如對龍
顏結霧霏煙永作九疑之輝映光風霽月喜同多士

之誅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允恭惶懼頓首謹言

元加封道國公

延祐六年追封先生為道國公詔曰蓋聞孟軻既沒
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為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
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
得圖太極而妙幹易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
燦然復明其休功豈垂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
追念前脩近稽盛典已從廟庭之祀蓋疏邦國之封

於數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袞赤帟異寵命之
斯承

國朝褒修祠墓優恤後裔

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順天府推官徐郁具題伏觀
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承襲
封爵其餘子孫皆免差役顏孟之後專設教授以司
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希世之盛典也及
照先賢道國公周惇頤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
門後世是賴雖已從祀廟學顧子孫猶雜編民祠墓
不免夷地伏惟 皇上大興文治將於變斯民如蒙

准言乞 勅該部將聖賢子孫體訪 上聞照例優

免令於所在儒學讀書擇其才質可用者量加甄錄
應有祠墓官為修葺置守庶幾人知君子之澤悠乂
不替感發興起有補世教則比屋可封之美亦可馴
至矣奏上下六部都察院議如所奏 從之行湖廣

布政司轉行永州府着落道州將道國周公祠墓
如有損壞官為葺理完備仍於本處訪常稔田置買
一頃畝給與子孫奉祀戶內一應差役盡行蠲免於附
近民戶僉點佃歸門庫之後常川佃場其墓在九江
府德化縣原係異省程途遠隔子孫姓彼祭謂經過

府州縣巡司驛遞等衙門依禮供給廩食應付船
人夫其子孫有俊秀堪以教養送赴所在儒學讀書
撥廩助贍時加訓誨務獲成效若有資質端莊學識
明裕堪為時用者有司從實具奏取自 上裁所司
毋得視為泛常不加優待有負

朝廷崇重先賢之意

欽錄元公後裔

景泰七年五月貳拾貳日以先生嫡孫周冕為翰林
院五經博士世襲先是六年十一月司禮監太監王
誠傳奉

聖旨周濂溪有功世教着禮部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
禮部奉行本州勘取嫡孫周冕到京奏授前職仍回
原籍以奉祭祀：

欽賜崇祀正德丙寅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邵寶奏臣切
照九江府德化縣南蓮花峯下有宋儒周惇頥墓其
東北數里有濂溪書院亦為惇頥建臣始視學至九
江考檢誌傳特詣吊謁見得墓雖僅葺而書院又荒
重興慨嘆比者知府劉璣高友璣等因分巡僉事三
啓等區畫委屬時加脩理墓與書院漸次就完文奉

巡視都御史林俊行布政司林泮等衆議於湖廣道
州取其裔孫周倫前來守奉三四年間臣屢至吊謁
起敬生慕大非舊比蓋

聖明崇儒重道化被中外而監司守令奉行惟謹臣竊
慶之謹按周惇頤生於有宋上契列聖下啓群儒語
其時貞而後元論其地大而將化開人之功萬世永
賴無庸贅述乃若九江之地生寓精神沒藏體魄實
與故里相類顧百年以來墓與書院久廢初復而祀
不在典誠焉未稱惟昔范文正公葬於蘇而塋於洛
二處皆有祠祀崇名祀也岳武穆王生於湘而塋於

抗二地皆有祠祀崇名將也哉

國朝於貞心勲德禮數加隆至於如此識治君子皆以
為當况道學大儒如惇頤哉惇頤之後稱大儒者曰
朱熹貫於婺源建陽祠祭之典二處兼舉臣愚
竊謂惇頤之於九江如婺源如建當比其一今墓與書
院既各脩理如故蒙

聖明重念周氏之學為世宗師表章曠墜實繫觀望乞
勅禮部查檢朱熹婺源建陽事例就令書院賜以春秋
二祭定式擬祝行令有司以時行事仍於隣近無碍
田內撥給數十畝以為齋孫守墓之贍永特為一方

斯文之觀實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承乏教事，欽承
勅諭，以崇正學為要。惟茲祀事實，其一端。雖懼煩瀆，不
敢不請。臣熙任戰慄之至，奏奉

聖旨是

欽賜周諫議從祀啓聖祠

周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啓聖祠緣由始於嘉
靖中道州鄉官國子監學錄楊成章呈議元公濟有
宋道學之源其父當與程珦朱松蔡元定並祀但又
盛稱門閥以為家學有功於後而所謂較之程珦朱
松蔡元定無愧者僅屬之科第官階呈載濂溪舊志

至萬曆貳拾壹年道州儒學署學正事舉人謝興脩
志止存其濂源數語餘削而更之大畧謂元公績千
四百年如綫之統數德論烈與孟氏齊而諫議貞履
循績比賢程珦亦無軒輊有子興之胤無孟孫之饗
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諫議似抑而所以隆禮
元公者猶未盡也語具新志中明年公齋孫翰林博
士周聯官於提學道呈請行學查勘該署印訓導劉
報國據通學生員呈申州屢經州府司道覈詳該本
州知州吳能進議樹卓故艾必豐功鈞故報宜敵竊
觀啓聖一祠我

國家所以秩倫崇功重道章教者至精且密而獨闕於周元公之父輔成士有遺議講焉至今夫極之義立此則聖施此則王亘宇宙無非此理自元公大闡厥旨而後孟氏以前之閔鍵始開程氏以後之源流始衍此其功直接孟氏為後儒少祖豈不鬼然隆哉而父胡以不得共珣松頤盱一堂也將求多於其父則治行操脩垂光誌牒豈後珣松矧追祀非其人之謂也符諸其子而已矣以人若此以子若彼又奚擇焉使藪藪焉齒于鄉之士得諸其身不得諸其子其無乃隘元公而胡以稱衡功報德稱物平施之義也請

進輔成從祀如程朱蔡三氏則

聖朝崇儒之典始完而右文之治益光矣本府知府徐
堯華議元公厥考輔成名登甲第行表鄉閭列祀道
州鄉賢又美顏惟祀典本以報功故功著一鄉者祀
於一鄉功著天下者祀於天下如程太中朱熹齋從
祀啓聖莫非因子及父報功盛典而何獨於輔成靳
之在元公再闢渾沌繼孔孟而開程朱烈垂萬世則
輔成篤生之功為尤大豈特營道一鄉之士已哉而
崇祀以報其功又豈可止一鄉之近已哉諸生所呈
不為魚身合無俯允轉達題

請將輔成公牌位躋入啓聖祠與疎太中朱韋齋並從祀則崇德報功人心胥慰而風世表俗儒道大興矣署州事本府推官李朝宸議得宋儒周惇頤父輔成名重制科行重士論迺嘉靖初年進程朱之父從祀啓聖偶遺輔成夫

國家恩典功在一時者恩猶得及祖考而敦頤功在萬世迺後人崇祀不推及其所生非所以彰我

朝崇儒重道之典且今士民歷數從祀莫不快程朱之享報至於敦頤獨不見其親之神位其不扼腕而嗟唏者鮮矣此誠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者也頤人

心之天理舉

國家之

盛典廣推恩之大義報垂世之偉功即使輔成志行眠
然無聞猶當崇祀况其懿行已有可稱者乎從祀議
是本府署印同知張守剛議先儒周敦頤父周輔成
據起家則名登由第語遊宦則績著專城有至行以
推重於梓桑肆祀典夙崇報於鄉社是誠先儒之可
述允為後學之共欽况其篤生真儒倡明絕學使天
下後世得尋孔孟之真傳是功雖不在於其身而實
寄於其子揆之程朱因子及父之義程朱之父既稱

先儒從祀則周惇頤之父亦稱先儒從祀良非過也提學僉事俞十一章議程朱為宋室醇儒而其源則出自周濂溪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俱於嘉靖年間以子之故從祀啓聖而尚不及周子之父輔成豈非闕典父以子重非甚不肖亦宜從饗况珦松固賢而輔成以進士起家宦遊有善政鄉賢有明禮人品蓋不在珦松之下木本水源程朱之父既得倣

殊恩於前情同事類濂溪之父亦得脩

盛典於今此崇儒重道真贊揚風美之急務也左布

政使李得陽按察使詹貞吉會議至道崇儒乃

朝廷馭世之大典衣徃風後亦有司易俗之微推矧
先儒周元公敦頤續千載理學之正傳而其父諫
議大夫輔成啓百代人文之道脉今嗣其學如程
朱二先生反得推崇所生祀之啓聖輔成生有惠
政歿有榮名僅僅俎豆於其鄉詎數百年之闕
典歟及照襲前錄後禮制宜同查得正統年間曠
天府推官徐郁曾奏復其家已荷

俞允今獨不可追祀其先以風勵後學乎應如議題
請於是巡撫都御史郭惟賢巡按監察御史徐兆魁

會題為三楚儒先輿論有定祀典獨遺懇乞

聖明俯賜一體從祀以重本源以隆文教事看得道
有開先禮隆報本周敦頤起宋天禧間黜契道體
首倡正學于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脉断而復
續迄今太極圖通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其有
功于斯道甚大而推邇篤生之自則其父周輔成
也人因道重敦頤父在從祀之列父以子崇輔成
何獨遺啓聖之祠况程朱之學皆本自敦頤真傳
而二氏之父如程珦如朱松先於嘉靖年間伏荷
賜允從祀廟食百世矣輔成歷官有善政居鄉稱鄉

賢方之珣與松其好脩行誼以表鄉閭同其篤生
哲人以維道脉同論賢宜比肩而合席論功當祭
川而先河迺珣松久祀于廟與顏曾諸氏均禋而
輔成止祭于鄉未獲同珣松配食此非所以隆報
稱而昭大公也事有崇乎儒先而實闕于世教典
偶闕于往昔而實待于

明時稽之士論僉同非徒光借俎豆惟是斯文一體
自當推報淵源臣叨役地方不敢拂輿論之公不
舉泯徃哲世德之休光不揚既經司道勘議前來
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程珦朱松事例進周敦頤父周輔成從祀啓聖庶海內人士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典于前有光而礪世磨鈍之意永之無窮矣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覆疏為照道以人傳父因子重自古然矣我

國家崇儒重道欲以教化明倫故既以程灝程頤朱熹從祀于孔子廟庭而又以程灝程頤之父程珦

朱熹之父朱松從補于誓聖公祠無非推尊道學之源顯示扶世立教之意典固甚鴻鉅而義亦至深遠也然攷自微言既絕而首倡明斯道者周敦頤也其篤生賢嗣而俾有功斯道者周輔成也有輔成為之父而後有敦頤為之子有敦頤倡之朱而後有程朱繼之後道一源流學同弓冶追本窮源宜其重則俱重祀則俱祀也乃程朱二氏既得因子而推恩於其父而輔成一入獨不得以父而食報于其子當時議者豈以從祀者在著述而輔成歟所闡繹歟及查輔臣張系發申明程敏政之

說臣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

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

封永年伯程珦朱子之父謚靖獻公朱松其歷官

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程珦朱松從祀啓聖祠

此當時珦松從祀之由亦不過論其賢而已初未

嘗及於著述何如也今觀永志輔成名高甲第

重卿評善政屢徵于宦遊令德累霑乎贈典想其

為人固亦闇然自修而有日章之實殆非後世不

稱後世無述者即與珦松較隆比烈何多讓焉

以三子而論則昔之善教者重在父均有得于義

方以三子之父而論則錢之從祀者董在子不
在乎著述若輔成若維

錫之以贈謚允其兩列之于俎豆奚忝今珣松儼然

從祀已久而輔成不預並侑之列委為缺典既經

湖廣撫按會官詳議具題前來似非出于一人之

私臣等博採史傳廣加咨詢深見協乎輿論之公

相應將輔成隍其從祀啓聖祠與珣松一體追崇

庶足以慰先儒尊親之望而對天下好德之心謹

據實覆

請恭候